

年度诗歌：

于坚

《于坚诗集》

将40年写作精华融汇一册，《于坚诗集》是2019年诗坛的又一次重要遇见。于坚的诗歌，语言意识自觉。语言一从他唇舌之间吞吐而出，常常自带诗人生命的感觉状态与生命节奏，带着超常的语感诗性，“拒绝隐喻”的实践清除了语言、尤其是语言隐喻的暴力，堪称一场诗学革命。于坚的诗，很少涉足未知、臆想领域，具有“非诗”的叙事性特征，以“反诗”的冷抒情方式，强化着其非个人化的写作效果。

致敬辞



访谈

笔名令我不适，于坚只是于坚

羊城晚报：“于坚”这个名字对您来说意味着什么？

于坚：于坚就是我。我年轻时曾经用过笔名（尼罗、大卫）都是用了一次，这是受到上世纪三十年代鲁迅这些作家的影响。笔名令我不适，总觉得是一种暗示、解释（解释自己是谁，写作方向）。于坚必须对自己的文字负责，于坚只是于坚。我倒没有想过文学史，只是一种自我调侃、自嘲。写《尚义街6号》时我早已不用笔名，这是对写作的一种认识。

羊城晚报：您似乎经常把真人名字写入诗歌（比如“马云”），这会带来什么效果？

于坚：这个马云是我的朋友、发小，非常优秀的画家。写作是一种语词的划界，这些语词一旦成为文章、诗行，它就不再是真实。这个道理与太湖石挪进四合院、杜尚的小便池挪进博物馆是一样的。让语词越位，发

生新的空间，这就是写作。
羊城晚报：您曾说您的写作一直就是一种故乡写作，您的故乡变化大吗？

于坚：我一直住在昆明。昆明在空间上变化很大，但是持续着古老的时间，某些古老、来自故乡世界的精神气质依然在。大地无法拆迁，已经养育了无数昆明人的高原还是那个高原，云还是那些云，落日还是那个落日，这些给我以在昆明终老的信心。我依然在写云南，云南是一种世界观、一种哲学。多样性在云南不是纸上的概念，就是大地和它的生活世界。

但我也喜欢漫游，就像李白，一生好入名山游。通过旅行，我看、经验各种各样的人们以及他们的生活世界。我因此可以思考我自己的生活，何谓生活，还可以怎样生活。倒不是为了写诗。

羊城晚报：在很多人看来，日常生活是庸常的，为何您始终坚持对日常生活的书写？

于坚：生活世界其实已经被观念拆迁了，如果连庸俗都是罪

行，那多可怕！二十世纪是一个反生活的世纪，人们迷信“生活在别处”，生活跟着观念跑，中国传统的生活世界遭到巨大冲击。你看，像法国大革命否定国王，但没有否定生活世界，因此到今天巴黎依然是巴尔扎克的那个巴黎，面包依然是那个面包，诗依然是那首诗。

没有“口语诗”这种东西，口语一旦书写出来就是“文”

羊城晚报：《尚义街6号》被视为“第三代”诗歌“口语诗”时代开启的标志，但为何您一直反对“口语诗”这个说法？它跟“口语诗”有何本质区别？

于坚：没有“口语诗”这种东西。口语一旦书写、打字出来，它就是文。口语无法像文那样传播。口语即生即灭。文是经过理性的筛选，一笔一画组合的结果。“口语诗”是一个隐喻的说法，大概是指那种游戏性很强的文、文字游戏，无可厚非。作品是一个金字塔式的存在，在这

感言

此刻，我们依然要“以文会友”

记下了这次佳会：“修禊事也，群贤毕至，少长咸集。足以畅叙幽情……”王羲之说，“故列叙时人，录其所述，虽世殊事异，所以兴怀，其致一也。后之览者，亦将有感于斯文。”

在中国，“文”像宗教一样，是事关心生之事。“文明”这两个字中国独有，“言之不文，行之不远”。文明，就是以“文”照亮生命的动物性，无明、无名，物物而不物于物。所以孔子说，“不学诗，无以言。”“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又说“志于道，依于德，据于仁，游于艺”。

在中国文化中，“文”是一

种形而上的精神载体。海德格尔说，“人向死而生”。“文”在每一个时代都在回答这个问题。文人将自己对生命的感悟、诠释诉诸文字，传播于世以生生，令生命超越动物性，超越无文的黑暗。

王羲之最后总结道：“岂不痛哉！每览昔人兴感之由，若合一契，未尝不临文嗟悼，不能喻之于怀。固知一死生为虚诞，齐彭殇为妄作。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悲夫！”所以此时此刻，我们依然要“以文会友”。“不学诗，无以言”，虚无死亡更可怕。

（文字整理/羊城晚报记者 林园）

于坚：汉语在，诗就在；不学诗，无以言

文/羊城晚报记者 孙磊 图/羊城晚报记者 林桂炎 王磊

只要汉语在，诗就在。不学诗，无以言。汉语就是诗。要记着，我们依然在用甲骨文上的那些字写作，那些字是记录占卜的，卜辞就是诗，它记录了不确定的诗人。

羊城晚报：就当而言，中国诗歌创作在国外的评价如何？

于坚：谈不上有什么大影响。所谓国际影响，可能还是用来说吓唬那些对汉语缺乏信心、抱有偏见的读者。“走向世界”的迷信源于文化自卑，这是“五四”的负面结果。传统、保守、温故知新，对母语的骄傲、自信是主流，故乡就是世界。中国当代诗歌确实在国外有些读者，但我更重视的是“花地文学榜”这样的奖项在国人中的影响。

羊城晚报：人工智能写诗有可能取代诗人吗？

于坚：不能，诗是灵魂的事

业，灵魂在语言中的解放、敞开。机器没有灵魂，它只是一种

修辞技术。有人说他看不出机器和诗人的区别，那是因为汉语本来就是属灵的。

了。微信付款意味着无数细节的消亡，比如铜臭味、数字声……这些都不见了，谁还会写“一个铜板在吧台上像芭蕾舞演员转了几圈，然后倒在一滩红葡萄酒的血红色痕迹里”这样的句子？

技术统治最可怕的后果是美的消失。不美的生活就是物的生活。技术带来方便、实用、快捷和日新新的时髦，但是有可能不美。美是时间的产物，美是包装、旧的。

人工智能不可能取代诗人，诗是灵魂的事业

羊城晚报：可否结合您个人的经历谈谈您对当下诗歌创作现状的评价？诗歌在当下还有生命力吗？

于坚：虽然很热闹，好诗不

2020

花地文学榜

颁奖特刊

2020年11月28日/星期六
副刊编辑部主编/责编 梁力
美编 刘苗/校对 吴慧玲

A11

久远的词汇如何被擦亮？

首先，感谢花地文学榜和各位评委，非常荣幸获得这个肯定。许多年中，我的写作都困难重重，但对于写作的正信却从来没有一天消退过，是它们的确认和支持，才使我重新成为一个写作者。

于我而言，《致江东父老》这本书的写作其实充满了犹豫、困顿和自我怀疑，它们到底是什么文体？当我决心用蒲松龄的笔法去写童年时的一场奇遇，或者，当我讲述一个听来的故事，这故事里明明有主人公的想象和虚拟，那么，它们还是现代意义的散文吗？但最终，我还是决心先把它们写下来再说，因为我感受到了一种迫切——我想要写下的这些面孔。

写作这本书时，我明显感受

到了两种力量的撕扯。一种是，吾道有孤：一切奔跑、闪躲和消失都太快了；一种是吾道不孤：那些顽固的存留，仍然足以让人生出与之共存的决心。但也正因为如此，我们才得以变成问题的处理器：那些久远的词汇如何在我们的存在中被擦亮？

隐藏在汉语传统中那些最深重的叹息与自我完成如何真正触动我们的身心？也许正好成为我们重新凝视传统的契机。在中国文章的源头中，无论传奇小品还是诗词歌赋，无不充满自由与冒险，当它们与它们的时代遭逢，却又往往能与之比翼齐飞，最终见证一个时代的身世、心意和志愿，而文章本身也在其中得到了一次次的自我确

立。而今，我们自己和散文写作

也来到了一个类似的关口上。

我们有没有勇气像杜甫一样，

深埋于自己的命运，用自己的身体

去丈量和验证他需要的语言，再将

此前未能入诗的一切写进诗中？

我们有没有勇气像屈原一样，第

一个拿香草比喻美人，以此开启以物

喻人的传统，最早写出《天问》。

也许，我们只是需要重新确

立今天的话本传奇和诗词歌赋，

其后，我们就能准确地找见它们，

再见证它们。然而，我们首先需要的，却是要保证自己真正行走在

屈原、杜甫走过的道路上，像他

们一样，相信一己之力，相信命运

会帮我们找到最合适的话词，以

此让我们重新获得命名的权利。

（文字整理/羊城晚报记者 孙磊）

自己，他们的存在鼓舞了我。羊城晚报：但是从世俗成功标准来看，很难把您界定为一个失败落魄的人？您对成功的评价标准是什么？

李修文：我笔下所写的一些“小人物”，不是我的审美对

象，而是我在他们身上看到了

我自己，我跟他们同是天涯

落魄，是失败，是流离，是落魄，

是东奔西走，在命运的维

度上把我们联系在了一起。

当时，文学创作写不下去

了，我就去参与制作电视剧，

那几年不像现在这么专业，当

时全国充满各种各样的草台

班子，项目都非常脆弱，有的

时候做一下就夭折了，但是没

办法，我身在其中，就得随

之起舞，虽然已经努力了，但是

结果还是很糟糕。

当生活把你推到这个世

界上最冷落最潦倒的群落时，

才让我真正走进我要写的人

和事。“我在他们身上看到了

自己，他们的存在鼓舞了我。

羊城晚报：但是从世俗成

功标准来看，很难把您界定为

一个失败落魄的人？您对成

功的评价标准是什么？

李修文：虽然我发表作品

的时间很早，而且是在著名的

杂志上发表，那个时候我才二

十多岁，但是这个也不是成

功。哪怕到现在，所谓的作

家主席也不是成功，因为对于

从事艺术创作的人来说，成

功与失败唯一的标准，就是你

还有没有创造力，你的生命是

附着在创造力上的。

因为，我这一辈子除了写

作以外，也没有别的爱好，所

以当我写不出来的时候，就像

被阉割了一样，尤其是我有长

达11年的时间写不出东西来，

我指的是文学创作，当时内

心非常痛苦。所以我就想

办法突破自己，想办法给自

己找一条活路，正是在这结结实

的谋生里头，重新遭遇了生

命，我突然发现原来我也能这

样活着，以前我以为我只能写

羊城晚报：您如何看待当

时，文学创作写不下去

了。

李修文：我在为写长篇小

说做准备，但是我的下一部作

品已经写完了，是一本关于中

国古诗词的。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张柠（左），深圳福田区委常委、宣传部部长高大伟（右）为李修文颁奖

年度散文：
李修文
《致江东父老》

在李修文的文
章筋骨里，“修辞立
其诚”这几个字的光
芒一直在闪耀。进入他笔下的“江东父老”，是那些最普通的“无名”之辈，他们的泪与痛、梦与想，是我们熟悉的一切，也是我们自身的一部分。跟随他们的行迹，触摸我们沉浸的人间：山高水长，行者漫漫；生离死别，世事苍茫。

简介

李修文，1975年出

生，现为湖北省作家协会主席。著有长篇小说《滴泪痣》、《捆绑上天堂》、中短篇小说集《浮草传》、《闲花落》及散文集《山河袈裟》、《致江东父老》等，曾获鲁迅文学奖、春田文学奖、茅盾文学新人奖等，编剧作品曾获大众电视金鹰奖。

访谈

我在“小人物”身上看到了